

# 冯娜： 在博尔赫斯的环形迷宫里遨游

▶ 好书推介

《陈寅恪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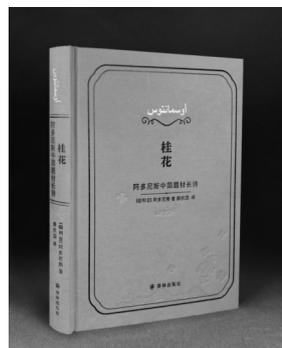
作者：叶绍荣



作为陈寅恪故里的作家，叶绍荣得地利之便，为我们打开了陈寅恪家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透过这些鲜为人知的志书、宗谱残本、碑记、手札、书稿、墓志以及实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这个文化型大家族的家世家风、家学渊源、家族流变、家族荣耀。该书描绘了陈寅恪家族及其相关联的诸多人物悲壮而又色彩斑斓的人生传奇，从家族文化的独特视角破译了孕育大师的文化基因密码，为专业学者及广大读者深入了解、研究陈寅恪提供了独到的路径。

《桂花》

作者：(叙利亚)阿多尼斯



《桂花》是诺奖热门作家阿多尼斯献给中国的深情长诗，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作构成，中国的山水、历史与文化，经瑰丽而奇峻的语言、丰满而密集的意象，与阿拉伯思想融合，展现别一番样貌。

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表示：像阿多尼斯这样在世界文坛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以一首长诗书写当代中国，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历史性作品。

中文版独家附上阿多尼斯2009年来华后发表的散文诗《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阿多尼斯年表》以及诗人2018年访华时种桂花树、登黄山、游皖南古村落的珍贵照片。

《B小调旧时光》

作者：石一枫



这是一部与音乐、理想、爱情有关的青春小说，作者架构了一个亦真亦幻、荒诞而真实的故事。音乐将主人公“我”、张彻以及张彻的女朋友紧密联系在一起，透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理想、他们对现实的迷茫，展现出当代年轻人的焦灼、不安、无所适从以及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思想与生存状态；作品选择了城市人们用他们的生活垃圾在近郊形成一座垃圾山，作为张彻们的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地，侧面反映出作者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巨大环境问题的关注与忧虑。



冯娜在中山大学图书馆。

▶ 作者简介

冯娜，出生于云南丽江，白族。毕业并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特聘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第12届驻校诗人。著有《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寻鹤》等诗文集多部。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

热络人际的我，可以和知晓他的人谈及图书馆，也因此可以从人群中识别出自己的同类。但这个环形迷宫的精妙是无法和任何一个人解释和分享的。”

日复一日，冯娜在“书之幽灵”中间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她的人生也保持着这样的连贯性：静默、劳作、等待。她说，“有时我挺感谢博尔赫斯，因为他的缘故，很难一下子融入

## ▶ 对话作者 被时间催促 觉得进入了博尔赫斯的通天塔

记者：从个人角度来说，你怎么理解图书馆这份工作给你的写作带来的意义？

冯娜：图书馆的工作是非常适合一个写作者的。首先可以亲近很多书籍，可以读到非常多的经典以及流行书籍，能掌握很多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静的，这种安静的特质也非常适合一个写作者。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是跟学校非常有缘分的人。我出生在学校，父母也是老师，我一直跟随他们从一个学校迁徙到另一个学校，直到我读大学，再留校工作，我人生几乎每个节点都与学校分不开。

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云南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成长经历也比较特殊吧。我虽然是一个白族人，但我从小是和藏族小孩一块长大，所以我小时候还可以说是精通藏语的，这样的生长环境，可能造就了我跟大自然的一些亲近，也跟知识性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种天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写作这条道路，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并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这样的道路选择了我，而且我一直相信不是诗人在选择诗歌，而是诗歌在不断地挑选着它的诗人。

记者：有一些评论家将你与狄金森进行比较，你自己对此怎么看？

冯娜：狄金森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来说非常了不起的女诗人，我们都知道，就在当下来说女性写作者的天空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在狄金森的时代，她几乎是在一个非常幽闭的状态下写诗，她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在自己方圆不过十里的地方，她了解那里的植物，了解那里的自然生活，她与她的朋友有很多书信的往来，这些都在《宁静的激情》这本书里有所体现。我觉得狄金森的诗歌也反映了这样的一种面貌：一个诗人可能日常生活比较单调，但是这不影响她内心世界是非常丰沛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评论家，会类比我和狄金森的生活，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图书馆员的生活日常可能也是很单调的。但是我在写作中可能展示的内心生活又是很丰富的。

记者：书房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你想参观谁的书房？

冯娜：图书馆就是我的书房，我的日常生活与这间“书房”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它几乎占据了我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阅读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我会比较想参观博尔赫斯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吧，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去过，然后应该有一个对照性的作家，就是像拜伦这样的诗人。因为拜伦36岁就去世了，我想他是一位天才式的诗人，我也很想看看他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冯娜推荐读者可以读一读《博尔赫斯全集》。

记者：在图书馆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工作经历？

冯娜：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图书馆，或者说我的书房里面完成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苍鹭与它的幽灵》，在那里我把图书馆里的书籍和它的精魂定义为“书的幽灵”。我回忆起一次比较特殊的经历：有一天当我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图书馆的人都散去了，我一个人还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的迷宫当中，我觉得我还在思考，我还在写作，然后我仿佛看到了我幼时的一只苍鹭，就是一只大鸟，它从我的头顶飞过，大概就出现了这样的幻觉，我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在你自己的藏书里，有没有特别珍贵的一本？

冯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跟博尔赫斯算是双重身份的同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阿根廷的国家图书馆做过馆长，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大概1999年的时候，中国出版过一套博尔赫斯全集，2015年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又重新再版了一次他的全集，我觉得这一套书值得很多人一读再读。博尔赫斯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而且在双眼已经看不见的情况下，他还用口述的方式继续写作。

我有一些很珍贵的藏书，并不是因为版本的珍贵，而是因为有一些诗集是朋友自印的，或者是很早年印刷的版本，可能已经绝版，已经不容易再被找到了，我非常珍视这种来自作家和朋友之间这种惺惺相惜的友谊，他们的书籍也为我珍藏，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有些时候我看到它们就像和我的同行、我的朋友们见面一样。

记者：谈谈你最近在看的书？

冯娜：因为我最近在写一部人物的传记，就把黑塞的《悉达多》拿出来再读了一遍，我一直都非常喜欢黑塞，在《悉达多》里释迦牟尼

尼的形象就是一位智者的形象，黑塞是在为一个智者作传，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思考。另外，最近正在看的一本是祝勇的《故宫的古物之美》。

如果用我的方式去判断一本书的艺术价值，或者是在历史上有没有被留下珍藏的意义的话，我会用时间来检验它，就像我在图书馆会看到非常多的经典，也会看到有很多“零度书籍”，所谓的“零度书籍”就是可能从来没有被人借阅过的书，那这些书是否真的有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我想可能它还在等待着它的那个读者吧。

记者：你在《颜如舜华》《唯有梅花似故人》两部新作里，重现了《诗经》中的大部分植物以及近四十种宋代词人提及最多的植物，写作过程中一定经历了大量学术上的爬梳，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冯娜：人与自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的切入点就是诗经中的草木和宋词中的草木。当然这套书还会有续集，这次推出的这两本，是回到我们古老的传统当中去看待我们的世界，看待自然，感受先人是怎样和自然相处的，他们怎样理解我们身边的草木，又怎样赋予它们人文情怀的。

文献的工作量非常大，要做大量的文献综述的工作，考据到的这些东西，它们可能确实目前还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这时候我就要去田野调查了，去看这些植物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它从古代到今天有哪些地理上的变迁，我们今天气候环境的改变，对它们又造成了什么样影响，我们每一代文人在它们身上所寄予的情思有了什么新的改变……这两本书的面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记者：博尔赫斯曾说，“被图书馆包围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你从2007年开始到图书馆工作，十多年来有些怎样的心得体会？

冯娜：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我觉得青春是永恒的，时间也是亘古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你会觉得留给自己的时间好像并不是太多了。一个人终其一生要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来，或者他要在时间长河里留下某些可以被记录的东西，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经常会在学校工作，就有这样一种被时间催促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进入了博尔赫斯的通天塔。但是这个通天塔大家都知道是永远不可能建完的。

学校工作让我每天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有漫长的青春没有过完，所以我总觉得自己的创作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我的关注领域也很多，感兴趣的地方也很多，所以我每天就像一个学徒一样，在这个巨大的图书馆的世界里遨游探索。

据《南方都市报》